

X527  
K2W

# 老师，向您敬礼

〔苏〕阿格尼亚·  
库兹涅佐娃 著



汪彭庚  
甘义青 译



X527  
K2N

# 老师，向您敬礼

[苏] 阿格尼亚·库兹涅佐娃 著  
汪彭庚 甘义青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老师，向您敬礼

〔苏〕阿格尼娅·库兹涅佐娃 著

汪彭庚 甘义青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80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统一书号：7072·1265

定 价：0.82元

学校里已经响过了最后一遍铃声；晚间，毕业生举行了告别舞会，他们拉着手风琴，弹着吉他，唱呀笑呀狂欢到黎明，使整个城市通宵也没能安静下来；也就在这一天，教导主任的办公桌上照例送来了未来一年级新生的名单。在这三件标志着学年结束的事情都已过去之后不久，学校里开始了大维修。

所有墙上挂着的东西都一一取了下来。工人们开始刮去墙上的旧漆，准备重新粉刷。教员休息室里，两个工人爬上了还散发着新木气味，钉得十分粗糙的脚手架，正在把墙上的旧漆一层一层地往下刮。忽然间，他们发现在旧漆底下露出了一个嵌在墙上用金属做的字母。紧接着又发现了第二个、第三个字母。最后终于在他们眼前展现出了一条完整的，格言式的标语：“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的人并不难，难的是使学生懂得人是世界上最可贵的财富，从而建立起应该尊敬人的坚定信念，并使他们相互之间自幼就成为朋友、同志和兄弟。为此，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育人者。”

工人们很感兴趣地读完了这一格言。格言的字体虽然陈旧，但内容却是新的，这使他们惊奇不已。他们犹豫再三，不知怎样处理才好：到底是把字母取下来呢，还是先留着等到工

地主任或校长来了以后再说。

正在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走廊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历史教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格罗兹内迈着急匆匆的步子从敞开着门口走过。

年轻工人斯捷潘叫住了这位老师。斯捷潘是去年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他本想进大学上历史系，但考试落了榜。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走进了教员休息室。屋里阳光耀眼，他一下适应不了，把眼睛眯缝起来了。这位老师因为姓格罗兹内，所以从小就被起上了“伊凡·雷帝”\*的绰号。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这样称呼他。

他是一位还相当年轻的人。深色的头发，按教师的标准说来，留得略微长了一些。浅灰色的眼睛深邃而清澈，注意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面容英俊，线条分明，使人觉得这是一位既刚毅而又温柔的人。

但是这张面庞引人注目的地方还不仅是美，更令人惊叹的是那瞬息万变的眼神，那激动时扬起的眉梢和那有时似乎使整个面孔显得分外柔和而又带有几分稚气的微笑。这些神态是那样具有魅力，以致使看见他的每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的脸上。

女学生们十分惋惜地议论说，老师就是个子矮了一些，有点儿美中不足。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常常为自己的个子感到懊丧。他认为，教师在某种意义上就象是一个演员，而演员不仅需要有引人好感的容貌，还应该是仪表堂堂。可是他自己在看某些同学的时候，还不得不仰起头来，为此，他真的

---

\* 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格罗兹内（1530—1584）。本书主人公因与伊凡四世同姓而得此绰号。

有些感到苦恼。

“喂，怎么样呀，工人阶级？”历史教师面带他那十分引人好感的微笑，一边向脚手架走着一边问斯捷潘说。

“就怕是要永远当工人阶级啰，”斯捷潘乐呵呵地回答说。但是从他的话里，老师听出了埋藏在他心底的感伤情绪。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起码你的日子可以过得象个人似的。”一个又干又瘦，有些上了年纪的工人从上面搭讪着说。这位工人身上那件沾满了油迹和颜料的工作服，简直象是现代派画家笔下的彩色画。“八小时上班，其他时间嘛，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钱也足够花的。要不，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那样又有什么好处呢？从早到晚在学校里泡着，成天被学生缠着，在家里也不得安生，休假了还得跟着他们到这儿到那儿去远征，连婚都结不上。钱包嘛，也比我的瘪多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仰头看了这位工人一眼，笑了起来。突然间，他发现了墙上的字母，立即收住笑容，往后退了几步，朗读起墙上的格言来：

“妙极了，是不是？”斯捷潘忙问道。他用那双又细又长的眼睛时而望望教师，时而又看看墙上的字母。根据这对细长的眼睛，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他是俄罗斯和布里亚特人的后代。

“完全是一条合乎现代精神的标语，那么说，过去也有真正有觉悟的人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回答。他低声地把格言又读了一遍。

“这所房子过去是资本家萨拉托夫金的。他是西伯利亚最大的财主。……可又来了这么一段话！”上年纪的工人感到很惊讶。“到底是谁想出了这些话，又是谁把标语嵌到墙上去

的？这倒是挺有意思的！”

“萨拉托夫金的家不住在这里，”斯捷潘纠正老工人说。

“这里过去是孤儿院，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儿童院。孤儿院是用萨拉托夫金的名字命名的，您说对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您还记不记得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附近种树，挖树坑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完全生了锈的铁牌子，上面写着‘М·И·萨拉托夫金孤儿院’几个字。这件事您还记得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萨拉托夫金的名字和父名叫什么来着？”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显然有些激动起来，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了香烟。上年纪的工人为了凑近些，从上面走下来坐在脚手架上。斯捷潘也跳下来，高兴地接过教师递来的烟。这时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确实已经长大成人了。过去当他嘴里叼着烟卷的时候，一见到这位教师就往厕所里躲，而现在竟和他平起平坐，而且可以大大方方地抽他的烟了！

“一共有两个萨拉托夫金，”老师解释说。他一口一口使劲地吸着烟，时而把烟灰弹在已经弄脏了的地上。“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М·И·萨拉托夫金孤儿院’是父亲米哈伊洛·伊万诺维奇创办的。他办这所孤儿院是为了剥削儿童；而他的儿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我的名字、父名都相同的人，在父亲死后，把这所孤儿院改办成了象咱们今天这种类型的真正的儿童院。他帮助孤儿们在这里受中等教育，并且学会一门专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可惜我们关于他的事迹了解得还太少，听说他曾经还帮助过革命者。但究竟是不是事实也不清楚，需要考证，需要翻阅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可是总抽不出时间来。我想，这条格言或许就

是他写的。”

“保准是他写的，没错！”上年纪的工人确信不疑地说，同时怀着敬仰的心情注视着墙上的字母。

“墙上这个题词可以保留下来吗？”格罗兹内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啰！”两个工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就是不知道校长的意见怎么样。”

“我今天去找帕维尔·尼洛维奇谈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

时过不久，帕维尔·尼洛维奇已经在津津有味地朗读墙上的格言了。他时而走近脚手架，时而又后退两步，继而忘却了自己的高龄，过度肥胖的身体和气喘病，亲自登上了脚手架。

“俄罗斯人是不相信眼睛的，”校长用手指抚摸着一个个用金属制成的字母，几次轻轻地重复说，“何况我还是个搞物理的，当然更感兴趣了。铜……高质量的铜……”

校长走下脚手架，擦干了满脸汗珠。他的脸颊宽阔，下巴足有三层。但是象大多数胖子一样，他的面容是和蔼的。接着他又小心翼翼地擦了擦他那由几根稀疏的长发勉强遮盖起来的秃顶，这几根头发从左边斜到右边梳得整整齐齐。

“这段话的内容确实不错。”他犹豫不决，又好象有些遗憾似地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就是弄不清这话是谁说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应该让老师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格言才好。智育方面嘛，我们是在抓，可是德育呢……德育就不是每个人都抓了，远不是每个人都抓了……德育，这才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看来，那个时候就存在这个问题了，现在也同样存在……这条标语简直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式的……朋友、同志、兄弟！”帕维尔·尼洛维奇翘起他那圆滚滚的食指，提高

了声调，结束了他的一席话。

帕维尔·尼洛维奇终于说服了自己，满面通红，激昂慷慨地高声说道：

“当然要把这条标语保存下来，当然要保存下来。把铜擦得亮亮的，让它在墙上闪闪发光，让它印入每个教师心里！”

从此，教员休息室里，这条由擦得干干净净的铜字母组成的标语就在粉刷一新的墙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标语在教师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个别人认为这是对教师的谴责，勉强对之一笑；还有人认为这是校长又犯老天真的毛病了，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但是大多数教师还是认为教员休息室里有这样一条标语是非常必要，而且非常恰当的，因为它可以经常提醒教师们，什么是工作中主要的东西。

## 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走到窗前，停下来，望着市中心公园里的林荫道。道旁树上未落尽的叶子颜色分外绮丽，他观赏着秋叶，心里想到：多么美好的秋天啊！

“象春天的少女一样水灵灵的，只是换上了一套秋装。”望着那用华丽的金色外衣裹着挺拔的白色身躯的桦树，他不禁这样赞叹道。“树的四周呀，啊哟哟，简直象是铺上了一块耀眼的金色丝绒！”

但是，尽管对面公园里的景色是迷人的，尽管这一天他并没有虚度，却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焦虑感使他不能平静下来——是因为有些问题还没有想清楚吗？是下意识地对自己不满意吗？其实这种焦虑的情绪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好象是从一入夏就开始了。有时他觉得这可能是过度疲劳引起的后果：又教书，又当班主任，而且是一个几乎什么都管的班主任，确实很不轻松，还有那从事写作的愿望……许多事情他都想用笔记载下来，用语言塑造出他周围年轻人的形象，描绘出他们各人对待世界的各种不同的复杂态度。

九月一日是他在学校值班的日子，他有意选择了这最辛苦的一天。这天，校园里增添了小同学。他们的眼里既流露着胆

怯，又闪烁着喜悦和得意的神情。上课铃响了，一生中第一次的铃声！学校走廊里顿时静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安静，甚至使人一时感到有些不习惯……。

那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也和此刻在家里一样，站在走廊的窗前。

透过窗口，他看到在通向学校的柏油马路上，有一位老人领着一个满面泪痕的迟到的一年级小学生正向学校匆匆走来，小学生手中捧着一大把已经有些被揉乱了的花束。

晚上，他又想起了那个迟到的小男孩和那位老人。一连几天，这两个人的影子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课间休息时，他又久久地把嵌在教员休息室墙上的金属字母仔细地端详了一番。

今天化学老师没有到校，八年级(1)班最后一节正好是化学课，所以学生们以为这下可以提前回家了。

正在这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走进了教室。待学生们一一坐下，教室里又象上课时那样安静的时候，他说：

“现在有两种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回家。”

“回家！我们赞成回家！”孩子们一致响应说。

“但还有第二种意见……”

教室里静了下来。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把我写的一本小说的序言念给你们听听。我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可能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全体同学都表示愿意，而且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真心。

“这本书暂时还没有名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边从皮包里往外取一个放着手稿的文件夹，边对学生们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格罗兹内

## 中篇小说

### 序言

九月一日清晨，在一条行人寥寥的小巷里，两个人相撞了。一个是一位穿着老式长大衣，吃力地拄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手杖的老人，另一个是穿着一件新制服，背上背着一个新书包，两手捧着一束鲜花的小男孩。小男孩战战兢兢，笨手笨脚地把花束紧抱在胸前，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向前跑，直到撞到老人身上才停住了脚步。小家伙那双哭肿了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但当他惊慌的眼神遇到老人关切的目光时，他立刻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什么都能理解，而且什么忙都能帮的人。于是他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含混不清地说：“邻居睡过了头……妈妈上夜班……”

老人俯下身来，充满同情地整理好被揉乱了的花束，然后拉着小男孩发烫的小手，送他到学校去。

他十分理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小伙伴此时有多么伤心。入学的第一天就迟到了，第一天啊，这盼望了何止一个月的第一天！

但是小家伙倒反而平静了。他把自己交给了这位老人，跟着他，迈着细碎的步骤，沿着人行道、柏油路，沿着已经静下来的走廊，走进了教员休息室。

老人把小男孩交给了教导主任。但是当孩子的手刚一离开

老人那巨大的凉冰冰的手时，他又感到害怕而哭了起来。女老师亲切地把他被眼泪弄湿了的小拳头从眼睛上挪开，还夸了夸他带来的花束很好看，并且对他说，没有关系，才刚刚开始上课，她这就送他去教室。

女教师向这位过路的老人致了谢，就领着小男孩沿着走廊向教室走去了。到了教室门口，小男孩向四周环顾了一下。这时老人已经不见了。

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楼梯的扶手，一步步艰难地从二楼走下来，走到楼梯拐弯的平台时，他停了下来，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在这里喘一口气……而是由于不愿意离开这所学校。周围一片寂静，他所熟悉而感到无比亲切的寂静。只有教室里不时传来教师讲课的声音和那隐约可闻的粉笔在黑板上划来划去的嚓嚓声。老人默默地谛听着这一切，既感到温暖，同时又伤心得几乎落下泪来。

十年前，他离开了教师的岗位，成了一名退休人员。从此以后，每年的九月一日，他都要来到学校门前，怀着和此刻一样的心情，望着那些快步跑向学校的小学生，望着那从他眼前晃过的一条条白色的罩裙、雪白的领子和一束束鲜花，望着教师那一张张关注的面孔。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对这些教师产生了一种嫉妒之心，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九月一日成了他最痛苦的一天。后来，一切都逐渐淡漠了，他不再来到学校门口，他甚至忘记了这一天。他不再为没有工作和孤独而苦恼，也不再回忆往事，不再惋惜，不再嫉妒任何人了。无所事事的晚年来到了，象各种年龄的人一样，处于晚年的老人也有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留恋。

老人终于一步步挪动着脚步，从宽阔的门廊上走了下来。

他已经精疲力竭，再没有力气走出校门了。于是，他便在院里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在走廊时由于回忆往事而引起的一阵痛苦已经过去，他的思路改变了方向。生活已经结束了，有什么办法呢？心爱的劳动，满腔的希望、痛苦、欢乐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一切就象是他最近刚刚读完的那本书里写的那样。不过这本书写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尼柯连卡，尼古拉·萨拉托夫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老师……但是他是多么希望，不，不是希望，而是一定要那个迟到的小男孩和他的同学们，让那些第一次坐到课桌前的孩子们读一读这本书啊！现在他们正万分激动地、严肃地坐在教室里听教师讲课。教师的每一句话对他们都是一个新的启示。

如果这本描写教师萨拉托夫金一生的书不能对接他班的人们起到这种启示作用的话，那么这本书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 三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读完了小说的序言……好长一段时间教室里静悄悄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同学们正尽力使自己由于感慨万端而激动起来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联想到了许多事情：教员休息室墙上的格言，这所曾经是百万富翁萨拉托夫金孤儿院院址的校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萨拉托夫金老人，当然还有他们随时准备为之“赴汤蹈火”的班主任——“伊凡·雷帝”。

第一个举手的是谢苗·涅维罗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意让他发言。谢苗刚刚站起来，又想起每每在这种会议上老师总是说，“坐着说吧！这不是上课，而是同志式的谈心，”便又坐了下去，把两只长胳膊放在胸前的桌上。有那么一刹那，他象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似的，好奇地端详着天花板。后来又咳嗽了一声，换了一个姿势，好象他——全班最高的一个，坐在这么矮的桌子后面有些不自在似地，最后才好不容易开口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听完您的序言以后，我懂得了文艺作品是怎么产生的。在教员休息室里出现那条标语以前，您不是还没有想到要写一本关于萨拉托夫金的小说吗？您一直是给杂志写文章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笑了：

“你可真是什么都知道啊！”

“不光我知道，全班同学都知道！”谢苗用他的长胳膊作了一个有力的动作，好象这样就可以把全班同学都包括进来，又好象是在请全班同学都来为他作证似的。

教室里立即沸腾起来。同学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地和谢苗搭起话来，有的同学还向老师提了许多问题。

“安静一点！”谢苗喊道，他用拳头在桌上敲了一下，因为用力过猛，竟把手都敲痛了。

同学们报之以一阵友好的笑声。

“我还没有说完呢，我的话才刚刚开始！”

于是大家继续听他发言。

“一切都会是非常有意思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我想，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这时他又握住拳头作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好象这就能把全班同学团结起来似的“——都会把为您的小说搜集素材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主要目标。我们可以查档案，翻阅历史资料，”谢苗自己越说越起劲，同时也把同学们的兴趣激发起来了，“我们要把整个城市都翻个底朝天！”他站起来提高声调说。

“这可没有必要！还是让咱们这座城象他原来那样头朝上，脚朝下地站着吧！”老师笑着说。

“这可是您的本行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您不是研究历史吗！”

“看他又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得。”想到这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快步走到谢苗跟前拥抱了他，并亲切地拍了拍他的后背。可是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

比谢苗几乎要矮半个头，不免有些扫兴。

谢苗瞟了一下班上的同学，看看他们对老师这一温情的动作有什么反响。当他发现一切都很正常时，冲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微微一笑，接下去说：

“我们将给自己取名为‘古城侦察兵’，或者起一个比这更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也行。”

再继续讨论下去已经不可能了，大家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而且大声地嚷嚷着。

这时从走廊上走过的一位年轻的英语教师，推开了教室的门。当她看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也在教室时，撇起她那涂满口红的嘴唇作了一个鬼脸，意思是说，“我的上帝啊，有老师在还闹成这个样子！”